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史卷七十七

春秋第四十七

晏子相齊

左傳

襄公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薨縗斬首經帶杖菅屨食醬居

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晏桓子之喪

縗衰斬首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會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駭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

說苑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

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

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

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

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

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

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

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晏子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

公不說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二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情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情民說夫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舉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

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

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休又齊國能
也武功而立文德紀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
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
欲存齊國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
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
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
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
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
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
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

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不承善盡力以順
君意今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
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
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
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說苑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
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
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
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
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
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

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
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
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
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
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景公問於
晏子治國何患

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
則恐敗其途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
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
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
且酤公酒迨迨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上欲于
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訫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塗國
安得無患乎○韓非子管仲對桓公語同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雪途其清不無麗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遽亡其行何
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者堅無以爲久是以遽亡也 景
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毋雲背凌蒼天星偃天間躍豚北海顛星咳於

天地乎然而膠膠不知六關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罍曉冉乳再飛而盛不爲篤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宋玉大小言之祖也然殊無意義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耳對曰嬰聞之伴問者亦伴對○此段今本無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

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賈悖故商旅絕玩好充
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
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
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景公問晏子曰謀必
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
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
所繫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
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
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
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
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

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子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與事傷民
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
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人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
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尙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
君雖危尙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
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
能定祿賭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
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
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
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
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

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至

以瀟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
取鄙乎言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
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
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
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
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新序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
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
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

此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此所以不
死崔慶之難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

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

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景公問晏

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

者爲師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

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

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姁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

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姁也且人固以

嗚乎老嫖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

其託乎再拜而辭

韓詩外傳晏子之妻使人在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

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贅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贅之道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

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

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

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說苑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

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晏子書
作鹽公事

晏子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苦菜而已左右以
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
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
不得客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
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晏子相齊三
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
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
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

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
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
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
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
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
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
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
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
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
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
千慮必有一次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

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
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
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
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
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
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
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
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
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
受

說苑

晏子朝乘敝車駕騶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遣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

晏子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